

腊八节到,春节的脚步越来越近,星期天,笔者到市中区齐村集“采采风”,看看“西洋景”,闲逛了一圈,感受一下渐浓的年集氛围,放眼望去,让人眼花缭乱,年集上买的卖的、言谈话语与年都能“沾亲带故”,男女老少们欢声笑语,在为年而忙得不亦乐乎,儿童们跟随大人后边,兴高采烈、欢蹦乱跳地看热闹,看到孩子们那高兴劲,让笔者想起童年时的家乡年集。

五十年代初,在安徽偏远小镇上,过了腊八,赶年集的人一天比一天多,集上卖的年货五花八门,“土生土长”唱“主角”,地摊上的对联、年画、剪纸、“门神”是“下里巴人”但光顾的人群络绎不绝,我看“门神”挺好卖,这种“小本生意”挣个“三瓜两枣”买挂鞭炮过年玩,有多好!于是就在地摊上买了一对“门神”做样子,又买来几张半透明的“光年纸”,“照葫芦画瓢”描出几付“门神”画,拿到集上地摊卖,由于描的水平太差,又是小孩在卖,“无人问津”,“前功尽弃”,只好“打道回府”,回到家里,看到大人们忙得热火朝天,忙活的“重头戏”是“蒸年糕”、“蒸

■ 戴忠群

豆馍”,年糕是蒸成“华光肥皂”那样的长方块,蒸了好几筐,凉透了,放到大水缸里用水泡着,“细水长流”吃到“二月二龙抬头”,“豆馍”是豆面当皮,“雪里红”当馅,包成大大包子,也是蒸几筐,包起来放在室外“天然冰箱”里,想吃,拿几个放在焦炭炉子底下烤,“外焦里嫩”“香脆可口”胜似饭店“美味佳肴”,回盼那些时光,童年的记忆是那样的美好。

七十年代末,古城台儿庄年集上熙熙攘攘、热闹非凡,最拥挤的是鞭炮市,那里人声鼎沸,卖鞭炮的摊主们站在桌子上高声叫卖,吐沫星子满天飞,一个劲地在那里“夸海口”,说自己的炮好,不信试试响,东家放一挂,西家燃一炮,一个比一个“盛”,鞭炮声“震耳欲聋”“硝烟弥漫”,年味十足。地摊上的那些土特产品“琳琅满目”,当然能采购到“大鱼大肉”回

家过年,那是最大的奢望。年近除夕,家家户户都少不了“酥菜”,这是“通称”烧开水,要过油的“年货”多了去了,萝卜丸子、肉丸子、鱼丸子、“金果条”、“椒叶子”、土豆条、小酥肉……炸满一大筐,“丰衣足食”。过年还要备足主食,这是主妇们“义不容辞”的“重任”,熬上一夜,烙上一大摞煎饼放在那里,心里踏实。有位“湖西”人家,因人口多一些,过了小年,蒸的大白馒头真喜人,数量看了让人“咋舌”,蒸了一笼又一笼,堆在干净的灯草席上,好似一个小山包,十分壮观,,吃到正月底,不少馒头成了“开口笑”,另外,用刀刺的荤素饺子馅也是一盆又一盆,过了年,天气变暖,没吃了,饺子馅就“红了眼”,既使这样,心中也乐。

八十年代初,随着老百姓生活“芝麻开花节节高”,家用冰箱进入寻常人家,有了冰箱,忙年的

“程序”也“删繁就简”了,年关将至,各种五颜六色的新鲜蔬菜买了一包又一包,把冰箱冷藏室塞得满满当当,箱门上也围得“水泄不通”,而肉馅有了好的“藏身之处”,到冷冻室里零下18度去“冬眠”,再也不会“故伎重演”得“红眼病”了,然而,令人“喝不透”的事时有发生,绿油油、嫩生生的青菜,放在冰箱冷藏室本想进了“保险箱”,可时间长了也“人老珠黄”“无容身之地”了,只好“忍痛割爱”扔掉,来年“忙年”可要“吃一筐长一智”了,理智地用好“高科技”。

现如今,盛世繁荣,国泰民安,人们生活水平逐年提高,天像过年一样,过节的食品不再需要“私人定制”了,新鲜蔬菜、瓜果梨桃,超市里应有尽有,大年初一也能买到,没有必要再去吃那些“开口笑”馒头了。“忙年”继而转向高雅氛围中去,大搞起室

内外环境卫生,掸尘扫房子,扫除一切不吉利,让来年更加平安幸福。厨房卫生也是列为“重中之重”,防止“病从口入”从源头抓起,要把“瓶瓶罐罐”、“锅碗瓢盆”、“七碗八碟”洗刷得干干净净,有时一不小心,瓷盘子从手中滑出,掉到地上摔碎了,寓意“碎碎平安”会脱口而出,紧接着道出“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辞旧迎新”的吉利话来,重新买来一拨新岁具“入伍”,有着添人丁增兴旺之期许,让厨柜里“旧貌换新颜”去喜迎新春。忙忙碌碌、忙中享乐,为的是迎接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国传统节日,虽年代不同,“忙年”方式不一样,但天南地北的华夏儿女们,“忙年”的意愿一往情深,“爆竹声声辞旧岁,贺岁盈盈满乾坤”“忙年”,“忙年”,让浓浓的年味驱散寒冷,让春暖花开早日到来。

腊月

■ 龚安明

这段日子以农历计
一年的轮回进入快车道
凸显加速度

节日的氛围
压缩空气的密度
感恩与期盼的心愿
在日子里弥漫

大红的喜庆和浓浓的亲情
不断聚拢加重
在等待集中释放的时间

过了腊八节
日出日落的距离
容纳了纷繁的含义
老人孩童各揣心事
精打细算地过好每一天

盛大的庆典为期不远
日子便越过越短
充满游子归家的急切感

此时内心的温度
早已化解了窗外的严寒
荡漾的亲情和流淌的幸福
早已用上了春天的温度
冰雪的桎梏
被炸响的鞭炮驱除

漫长的冬天
在期待中即将走远

舌尖上的爱

■ 谢祺相

我不知道要用多少种情思
才能熬出如此香浓的腊八粥
母亲永远忙碌的身影
把我们带入腊月之门
这里有合家团聚的喜悦
这里有亲情无限的交融

我不知道要用怎样的心情
才能品尝出岁月带来的甜蜜
一年的日子歪歪扭扭走过
每一步都牵动着母亲的心
狂风中我不曾跌倒
暴雨中我昂首前行
那是母亲用视线将我搀扶
用亲切的叮咛将我指引

盛起一碗滚烫的腊八粥
放一点浓浓的思念
加一些积攒许久的孝心
再以无限虔诚的姿势
请母亲先喝

接下来我们的碗里
便多了母亲的微笑和欣慰

■ 王文咏

以前,每每快到腊八节的时候,坊间家家户户都为在熬煮美味的腊八粥而忙碌着,准备到了那一天的中午时分能全家其乐融融地吃到色香味俱佳的腊八粥。

母亲也在我回乡探亲前对我嘘寒问暖,特意交代腊八那天别忘了吃腊八粥,如果有空,最好回乡下吃她亲手做的腊八粥。其实,她不知道如今吃这样的粥是不分时节的,一年四季都有,远不像老家只在腊八节时才由母亲隆重推出。

家乡在我遥远的记忆里就是母亲精心熬煮的一碗腊八粥,充满着浓浓的温情。在“腊七腊八出门冻煞”的寒冬腊月,喝上一碗热气腾腾、美味飘香的腊八粥,既是暖意盈怀的消寒

佳品,又是滋养身体的优质补品。

记得小时候,中午放学回来,远远地就闻到那慢慢氤氲而来的腊八粥的香味,还没有到家,就已经垂涎欲滴了。在吃腊八粥的时候,家的温情全在这一碗热气腾腾的粥里了,一冬的寒冷也似乎在这温暖的流动中消逝了。其实当家里的空气中弥漫着腊八粥的香味之前,朦胧的雾气中早已是母亲在灶台前忙碌的身影。

母亲曾给我讲过关于“腊八粥”的来历和传说,因为各地说法不一,所以母亲讲的那些内容我几乎忘记了。而印象最深的也是流传最广的就是有关纪念释迦牟尼成佛的故事。传说释迦牟尼逃出王宫到

粥香情亦浓

迦耶山当了和尚以后,在深山之中苦度了6年。他学经完毕的时候,正是腊月初八日,也就是一般的佛教所说的“释迦牟尼得道日”。

时过境迁,沿习成俗千年的腊八粥已不再是救济的食品,人们也逐渐淡漠原本的祭祀含义,想什么时候来一碗,随时随地到超市买一罐甜稠的八宝粥就搞定了;现在超市里也有已经配好了的腊八粥原料,买回家一煮就行;一些饭店也天天有类似腊八粥的咸粥甜羹供应。可是我更怀念母亲亲手熬煮的腊八粥,那亲情、爱和血脉相连的感觉如同腊八粥一样糅合在一起,同热同香同温暖。

母爱如粥

■ 何旭

在我的故乡,一进腊月,乡亲们精神为之一新,人人脸上都洋溢着一种掩不住的喜气。那年回家正赶上过腊八,周围多是农家,几乎家家都熬腊八粥。

自我记事起,每年农历腊月,母亲总要给我们熬腊八粥。那时家庭条件差,买不起桂圆、栗子、核桃等果仁,母亲熬腊八粥所用的食材绝大部分是农家土特产,如红枣、花生、玉米、绿豆等,虽然尽是些“土货”,但吃起来仍然十分香甜可口。

腊八头天晚上,母亲把各种豆子用温水淘洗浸泡,黄米和红枣也选好备下。第二天蒙蒙亮,起床打点一口大铁锅,柴草在灶膛里毕毕剥剥地燃起来,锅开了,把各种泡胀的豆类和红枣黄米放到锅里开始熬制。煮一阵子,改为小火,慢慢熬。母亲站在锅台前,躬着身子,不停地用勺子搅动锅底,以免糊锅。天大亮时,粥好了,全家人欢天喜地品尝着地道的八宝粥。

母亲做的腊八粥极好吃,口感绵软滑嫩,醇香清甜,视觉上更是一种享受:浓稠的米汤里,红中透紫,紫里润黄,黄中染绿,端在手里,不忍心下箸;喝在嘴里,甜香瞬间溢满味蕾;吞下去,只觉得有一种暖,慢慢传递到四肢,那是一种透心暖,让人生出现一种懒洋洋的惬意。

如今,每到腊八时节,我都会想起母亲冒着凌晨的严寒熬粥的情景,眼睛忍不住涌现出酸酸涩涩的思念。

腊月里来腊八粥,香香甜甜地吃上一碗,那种怡然,那种温润,让游子们的心,一下子回到了故乡的土地,回到了幸福的孩提时代。



腊八来了年味浓

■ 鲁珉

农历腊月初八,就是腊八节。腊八节为啥要喝粥,传说很多,但比较认同的是佛教始祖释迦牟尼修炼成佛的传说。

相传佛教的创始者释迦牟尼,本是古印度北部迦毗罗卫国净饭王的儿子,他见众生受生老病死等痛苦折磨,又不满当时婆罗门的神权统治,舍弃王位,出家修道。经苦行,于腊月初八,在菩提树下悟道成佛。在苦修中,每日仅食一麻一米。后人不忘他所受的苦难,于每年腊月初八吃粥以做纪念。

在中原,关于腊八节是这样流传的。腊月初八是古代用来祭

祀祖先的节日,原因已无从考证。这一天,还要祭祀包括门神、户神、宅神、灶神、井神在内的诸神,祈求来年风调雨顺。如夏代称腊日为“嘉平”,商代为“清祀”,周代为“大蜡”。先秦时,腊八在冬至后的第三个戊日,南北朝开始才固定在腊月初八。

腊八节也成为古时文人骚客淡墨浓书的时节。杜甫在《腊日》里咏道:“腊日常年暖尚遥,今年腊日冻全消。侵袭雪色还萱草,漏泄春光有柳条。纵酒欲谋良夜醉,还家初散紫宸朝。口脂面药随恩泽,翠管银罍下九霄。”字里行间能够看出,往年的腊日天气还很冷,温暖离人还很遥远。而当年腊

一锅粥,吃起来十分香甜可口。后来朱元璋称帝,有一年的腊月初八,不知怎的想起了这事儿,便叫御厨熬了一锅各种粮豆混在一起的粥。朱元璋依然觉得这粥非常好吃,大臣们也附和着,于是腊八粥便从深宫传至民间。

腊八节也成为古时文人骚客淡墨浓书的时节。杜甫在《腊日》里咏道:“腊日常年暖尚遥,今年腊日冻全消。侵袭雪色还萱草,漏泄春光有柳条。纵酒欲谋良夜醉,还家初散紫宸朝。口脂面药随恩泽,翠管银罍下九霄。”字里行间能够看出,往年的腊日天气还很冷,温暖离人还很遥远。而当年腊

日气候温和,冰冻全消。清朝顾梦游的“清水塘边血作磷,正阳门外马生尘。只应水月无新恨,且喜云山来故人。”更是将腊八与游子归乡紧密相连。

虽然传说很多,但农村的腊八节,更多是收整起一年的辛苦,准备一年里最重的传统春节。从这一天起,便拉开春节的序幕,杀年猪、打豆腐、炸麻花,采购年货,将那浓郁的年味打理得浓浓厚厚。

腊八节的时候,或许已是雪花飘飞,寒风凛冽,一家人围坐在火炉旁,端上来一碗温暖的腊八粥,一定是暖身暖心的。喝下的那一碗碗腊八粥,祈盼来年风调雨顺,平安幸福。